

說部叢書

第二十六集
第六編

言情小說

卷下

劫花小影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林綺王
慶驥譯

名離

家

小

說

天

恨

五三分角

著者爲盧騷之友森彼得。森氏

此書。不爲男女愛情

言也。實將發宣其胸

中無數之哲理。特借

人閒至悲至痛之事。

曲爲闡明。

讀之令人增無窮之

閱歷。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冷紅生著

金

社

會

說

秋

陵

定價四角

閩林琴南先生以小說得名。即

自稱冷紅生者也。先

生著作等身。惟小說

以譯述爲多。此書乃

其自撰。以燃犀之筆。

描寫近時社會。述兩

軍戰。則慷慨激昂。敘才士美

人。則風情旖旎。允爲情文兼茂之作。

寄

售

處

商

務

印

書

壬五〇五號

中華民國四年六月廿九日出版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十五日再版發行

(花小影二一册)

(每部定價大洋陸角伍分)

著原著者
人譯述者

發行人

印刷人

印刷所

總發行所

分售處

英國勃雷登
無錫王蘊章

上海棋盤街中市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上海棋盤街中市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
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

長沙安慶蕪湖南京南昌杭州
福州廣州潮州桂林雲南澳門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目錄

第一章	閨憶
第二章	蘆中人
第三章	暗殺……暗殺……
第四章	腸斷蕭郎一紙書
第五章	七年後之黛西日記
第六章	黛西日記
第七章	荃不察予之中情
第八章	黛西從客蘭度蜜月日記
第九章	黛西麥靈日記
第十章	黛西威尼斯日記
第十一章	綺集

第十二章 授簡

第十三章 驚鴻一現

第十四章 黛西麗芳墩日記

第十五章 芳心自警

第十六章 探署

第十七章 黛西在倫敦之日記

第十八章 黛西日記

第十九章 黛西日記

第二十章 黛西日記

第二十一章 豔妒

第二十二章 黛西日記

第二十三章 巴黎商界中之霸王

第二十四章	喉雁聲聲
第二十五章	黛西日記
第二十六章	黛西日記
第二十七章	燕語丁寧
第二十八章	不速之客
第二十九章	碎玉
第三十章	黛西日記
第三十一章	黛西日記
第三十二章	雅登之自供

初花小影一冊

第十七章 黛西在倫敦之日記

余至倫敦後。卒卒寡暇。并吾最親愛之日記。亦有間斷矣。讀者得毋疑吾置身都邑。卽景移情乎。吾之心。蓋自有故。當吾遷居格魯賽文街第一夕。顧我室中。電光璀璨。葦蕕湯溫。芙蓉帳暖。瓶花含笑。綽約迎人。而博山殘燄。復時時送其餘香。沁我鼻觀。余非不深感吾母之恩。凡是皆先得我心。一一代爲佈置。顧吾於此事。本非所願。而夜闌悄坐。側聽馬蹄得得聲。亂麗譙。則忽起一極劇烈之感。觸不禁忿然自語曰。痛哉。是何地。非倫敦耶。是又非凶暴之倫敦。引吾父至於死地者耶。夫以偌大倫敦。繁華若此。而刺客乃公然於旅館之中。施其暗殺手段。則倫敦可一曰。虐耶。

由是一念。此一夕之中。萬慮千思。兔起鶻落。悵長短之更。望朦朧之月。參橫斗轉。安睡未遑。乃至晨雞無賴。唱曉秋天。始斜倚薰籠。倦極而寐。而吾父被刺時之慘。

顏慘色刺客之握拳透爪。又一入我夢中而刺客之面紗不能辨其誰何時覺其髮赤其眼睜獐其口箕張而上缺時覺凹其鼻高其顴紅其眉而碧其目醒而自思此種種之幻象皆嘗於各小說或歷史畫中見之紙上現形奚足據爲事實於是喃喃自詈深恨吾夢中之記憶力胡鹵莽至於極點不得不仍求諸夢中且但願長夢而不願復醒凡此皆係吾之癡衷謂吾於夢中雖不能得仇人之真相槐安國裏亦庶幾敘家庭之樂也如是者久之余漸覺想入非非乃勉自排遣而故居不遠觸目多愁追思余在蘭因河畔晨露披衣暮光返照猶得攜大底詩集就吾父墓間柳陰下出吾吟聲與陳死人作話語至此則并荒碑三尺渺隔天涯而守墓無人更恐牧童樵跡或且斜陽短笛因利乘便時侵擾吾父之安宅則熱淚盈盈不禁如綆而滴

余父之往倫敦也一鞭斜照雙影蓬門凡余與余母送別時之風景余至今猶彷彿記憶而論肇二影亦時時在余心目間夫使吾父爾時不至倫敦則猶未必一

去不返。世間暗殺案。亦不絕於耳。卽如最近之巴瑪博士。爲一亞刺伯人。殺於俾米村。報章喧傳。以爲怪事。博士寒儒。俾米僻壤。其被殺亦奚足怪。以吾父之身世。倫敦之繁盛。而愁雲黯霧。偏若相逼而來。此則眞事之可怪者耳。

且彼博士之案。今已破獲。而吾父之仇。迄今猶鴻飛天外。余思之重思之。終不解其是何意義。繼思家族之偵探。或足補官長之不及。今者身臨吾父被殺之鄉。大可至丹麥街旅館中一探形迹。因以此意告雪笠兒。雪乃大嘩。謂是徒增忪怛。何裨於事。吾固知雪非知我者。因亦不與深談。而思一人覓間前往。

一日。吾母將偕雅雅赴友人之讌。雪笠兒亦至屋克斯福應音樂俱樂部之招。吾乃思於夜間覓便前往。計余來倫敦後。茶樓酒社。一概屏絕。卽雪笠兒招余出外閒遊。亦託辭謝却。今乃隻身出外。毋論中宵風霧大非弱女所宜。而地北天南。更有迷途之慮。吾乳母博羅腓而於倫敦鄉土地理。若掌上螺紋。本可令作先導。顧恐彼又爲雪笠兒第二。則轉生阻力。乃決計不令彼知。俟吾母登車後。吾卽呼侍

者預備晚餐。謂適患頭痛。須早食而睡。餐畢。余揮諸僕婦去。而佯爲偃臥者。實則於此。一小時中。預備種種進行之方法。淡妝素服。衣短後之衣。若爲工女也者。并詳記丹麥街之號數。而旅館之名。則一時遍思不得。顧以其爲旅館。則亦易於訪問。第客來不速。亦易起。旅館中之疑問。乃擬飾言欲覓一七先令住一星期之旅館。以如此方合女工之舉動也。又念至彼後。而室徒四壁。僅得撫景懷人。追想前此血肉橫飛之慘劇。則亦徒多此行。適爲雪笠兒所笑。然此固不當預慮。且最佳之效果。每每於無意中得之。安知余不挾有極大之愉快歸也。

是晚天氣陰慘。黑雲如磐。若慮明月之窺人。而重重籠罩者。推窗一望。境至蕭瑟。余一一布置畢。時已八鐘過半。乃凝視壁上之地圖。詳記至丹麥街之路徑。輕啓室門而出。既出。則見一御者休於屋傍。鼻紅而行步不正。若沉溺於酒者。顧慙慙余乘狀極殷勤。余乃告以至聖乾而禮拜堂。需錢若干。御者言勿計值。速余登車後。疾鞭其馬而馳。顧彼乃大醉。忘其所至之目的地。且攬轡無方。霜蹄濺沫。時觸

石而騰。驢車輪傾側。余幾遭脫輻之厄。周旋於一鬧熱之街市者三匝時。已過九鐘。街間店鋪。尙未閉門。余急呼告其誤。乃始至一荒寂之禮拜堂前而停。余給以半克郎。貨幣渠似嫌不足。問曰。姑娘是否欲余在此伺候乎。願備金少。余乃不耐。今再會矣。語已。卽揚鞭驅車而去。余雖受其搶白。然頗銘感。以謂苟復與此醉鬼共乘者。余膽且碎矣。

余旋凝神稍憩。回復其車中之疲乏。自思此來專與雪笠兒反對。則愈應挾有非常之希望而歸。以問執雪笠兒之口。然寒風侵衣。乃令我心旌懸懸無端而顫。余膽素壯。從未畏懼。至此乃不得不懼。而心中轆轤萬狀。自亦不知其何故。旣乃決意前進。知旅館卽在禮拜堂左近。信足而行。又復歧途。但見旅館林立。遠來之人。或負笈就館。中人商食宿之價值。或按門鈴以呼主人。徬徨久之。始尋得所欲探之旅館。館門未閉。成衣匠三五設肆於樓下。遙遙可見。余追念報章中載吾父死時。亦有涉及成衣匠事。使此中有爾時之舊人在。則就與問訴。亦可喚知厓略。顧

究不能闖然直入。因徘徊門外稍俟。未幾一老婦出。余告以需一七先令住一星期之客舍。老婦凝睇余而言曰。姑娘休矣。如許廉價旅館。恐世間尙未建築。夜闌再會矣。語已欲閤其門。余大窘。急謂之曰。八年前此屋中非出有暗殺案乎。余今欲一觀其室。果得請者。卽以七先令爲酬。媼意何如。余言已探囊出金餅一枚。授老婦。讀者諸君。此金餅之價值。果值先令幾何。余固茫然。第見老婦受金後。頓露驚喜之色。意謂是何前後不倫。乃爾一語之價值。乃勝數星期之旅費也。旋謂余曰。謝姑娘見惠。今請入矣。抑暗殺慘事。余望姑娘與彼無涉也。余曰。誠哉。媼言。第余好奇。故欲一窺其室耳。媼能以此室中人狀貌舉止告我者。尤拜嘉。媼曰。姑娘不言。余固將爲姑娘告殺人者狀。似上流社會人。雙瞳點漆。兩鬢鬢髮有微鬚矣。而領下無髭。語操英音。然余可必其爲族英之異邦人。余之能告姑娘者。止此。至彼被殺之人。則狀極可怖。血縷縷漬身。幾滿而色慘白。若魂魄猶自悲其死者。目瞬而不瞑。言至此。已至樓梯之巔。更續言曰。吾見之幾失神而暈。此後乃時時

入夢傷哉。是人乃遭此無妄之災也。言已。歷數室。止於一室之前。曰。至矣。探鑰啓門。置其手燈於門外。曰。姑娘請入。覽余見此室。猶生怖也。事隔八年。此屋因是故廢。無人居而來。此窺視者。乃時有人。或嘆息失聲。想皆係死者之親友耳。余聞此。嚙明之言。亦不暇細聆。急趨入探視。屋久塵滿。家具數事。亦破折不理。窗一啓。視可窺見遠處之屋宇。亦已爲蠹蝕之窟穴。余乃呼問老婦。爾時吾父臥於何地。作何情狀。老婦在門外一一告余。觸景傷神。覺老婦之一語一字。皆余一淚一血所疑結而成。而室外殘燈閃影。斜照室中。并作慘淡可憐之境。淚痕狼藉。痛極而暈。旋覺老婦扶余起立。喃喃詈余。且伴余至門外。則街上行人已少。寒星數點。自黑雲下射其芒。萬籟沉沉。追想前塵。真如夢境。既念吾母歸者。必且視余乃急。凝神自慰。以素巾拭其淚痕。蹣跚而行。余家在西。初擬向西而行。而路逕不熟。東折西回。茫然不辨。南北昏惘。中惶急萬狀。側聞遠處禮拜堂鐘聲。已報十一下。益萬慮不寧。更進行少時。至一極冷寂之街。見遠處惟一肆。尙高燃電燈。似爲旅館。或酒

食店其趨視果爲酒食店其商標曰配佛靈酒樓余惶遽間卽思一問行程冀從正路返格魯賽文顧又念以千金之女深夜人酒家瑣瑣問東西南北人其謂我何於是遲遲而前且行且思忽覺寒風砭骨裙腰着地絳繚有聲若有荒林魔鬼追隨於後者余乃大驚然終亦不敢一回顧旋有三人自酒肆中出笑語雜沓醉矣中一人尤步履歪斜油赤之光上浮於面見余則以法語語其同伴語礫格不可辨余知無好消息急邁步向前思避彼等之路顧首先發言者已急至余前操英語語余曰若何往肯與吾及余友人同至音樂會中乎其暴戾之情狀輕薄之語氣至今余莫能肖其萬一第爾時惶急間更含有無限之怨恨意天壤間旣多此不逞之徒使余而眞爲假飾之女工者今夕殆矣余旋操激烈之聲調詈曰若曹何等人敢以囁語向人家閨秀曉瀆彼等聞余言不余怒而反以爲樂或聚或散環伺吾身之左右意謂嬌嗔佯詈正女子之美術也余至此乃眞無可奈何矣思此等惡鬼必係他處流亡之人來倫敦趨避者怙惡不悛吾父之凶手亦必出

於此中此時惟有大聲呼救。冀不爲匪人所困耳。顧四望乃不見一人影。惟見酒肆中門猶大啓。人影憧憧似侍者。跋來報往之狀。余意是中客多。或有一二善良者。則余得藉其庇而免於禍。乃決計疾趨。此中顧雙足若植立於街衢中。勇往之氣已爲恐懼所消滅。身顫而不能行。彼三人見之。則又大樂。謂姑娘何懼嫁得少年。耶。便不須深夜出遊。冒多露之譏矣。

此冷嘲熱罵之響語。一人余耳。余恨無清泉以濯之。又恨偌大倫敦此時乃竟無一人經過此間來作余將伯之助者。則一縷酸心淚珠又如鉛而瀉。幸也。馬蹄得得一錦車。自遠來。明鐙雙射。若神龍張其巨眼。天矯騰驤而至。余乃急植立街中以手高張而盡力狂呼。車中人乃止御者勿行下車詢余是爲一中年之人。貌極溫雅。詢曰。姑娘何事在此呼救。余一一詳告。此中年人立高聲向彼三人曰。若輩不懼捉將官裏去耶。何來狂徒乃敢於此撒野。三人聞之。卽亦不懼。以法語回詬。余急語中年人曰。彼等醉矣。與彼何言。苟厚我者。幸速載吾回家。讀者諸君。爾時

吾以一介弱女子。深夜乞憐於一不知誰何之人。又復同車並轡。至今書之。猶羞慚不已。然余固願大書特書。爲我同胞諸姊妹。輕於冒險者戒也。

此中年之人。旋詢余以住址。余以格魯賽文對。又詢余名。余以密司海德雷黛西對。渠聞之。似有所觸者。立命御者如吾說而行。一剎間至矣。余乃以一克耶謝御者。稱謝車中人。而別抵家後。余若儉兒。初試其技。胸懷鬼胎。竊至已室。而睡然更有一語爲吾。此日日記中。所不得不書者。則當余上車時。彼三人中之二人。以手拊首發言之。人曰。鄧範弟三十年老娘倒繃孩兒去矣。如此美女子。乃竟任其遠颺。畢竟君之手段未佳。余聞之。知此匪人曰。鄧範弟此輕薄之行。爲余誓必有以報之也。

第十八章 黛西日記

風露中宵。星辰昨夜。余追念所歷種種之危險。長夜未能安睡。而命臨磨竭。此拂逆失意之事。乃偏與我爲緣。晨起理妝。輒竟移步下樓。擬至餐室就食。過客廳時。

薰聞有人在內而廚役蘇孟立於應門之側。若與之間答者。余廳中陳設華麗。列名人肖像數具。或琢自雲石。或以竹根製成。有一石製之女神梅件。雪痕像。雕鏤幾奪神工。左顧而笑。以手拊胸。乎上之環約指。欲墮。瓠犀微露。雙瞳炯然。隨人而轉。爲余所最愛之物。至此余乃悄至門畔。作鑽穴之窺意。何來貴客。乃清晨卽降玉趾。詎知審視之餘。直令我不寒而慄。蓋客非他客。卽昨日夜間所遇之醉客。其同伴呼之曰鄧範弟者耳。

旋聞其操不完全之英語。問蘇孟曰。雅登君得余信乎。曰得矣。共得三函乎。曰然。一自昨晚。二自昨晨來乎。曰然。悉呈於吾主矣。然則胡不覆我雅登。曾有語屬汝乎。曰屬余寄聲先生。恕不作覆。然則可見我乎。曰可。惟請以異日。曰異日耶。甚佳。此甚佳。二字之聲。浪若雷聲之震余耳。怒目視蘇孟。時探首於窗外。若翼或能見雅登者。余幸隱於一畫屏之後。未爲所見。彼審視無所得。乃昂然不發一語而出。鄧範弟何人來此。復奚爲。聞其屢函致雅登。雅登富矣。作函告貸者。乃往往而有。

余嘗於舊篋中搜得十數紙或至連篇累牘自述其貧苦之狀余見之不禁生憐
 鄧範弟之發函。倘亦爲此。然度其情狀。抑又不類。且卽以貸款論。余嘗謂富厚之
 家。應出其餘資。令貧民得沾餘潤。彼絀絀少年。鐘鳴鼎食。出則香車寶馬。入則僕
 從如雲。醉生夢死。高臥綺羅叢裏。曾不肯捐其一席之費。作賑卹之用。善哉航海
 家。腴烈賽之言曰。吾強半之貨物。悉以供貧者。夫腴一商人耳。則其所挾之貨物。
 實一生經濟所繫。乃肯捐擲其血本。以爲慈善事業。人人苟以腴之心爲心者。嗟
 爾無告之民。庶有多乎。顧在鄧範弟。則又當別論。以彼昨日夜間之舉動。其人卽
 爲餓殍不足惜。吾知雅登雖樂善好施。亦必不願爲盜齋糧也。

余乃趨問蘇孟曰。彼曾以其名告汝乎。曰。否。昨日曾來此乎。曰。然。彼於昨日之晚。
 來此詢問雅登君。曾否接得其函。言未已。余忽思及彼之來此。或將告雅登以吾
 昨夜在街中獨行之事。深夜獨行。事涉嫌疑。飛短流長。或更浸潤其詞。則余殆矣。
 且彼救余之中年人。余又未詢其名。否則固可以彼爲證人。思至此。血逆欲沸。心